隱逸類

○隱於謹切音因上聲　蔽也安也藏也微也　逸弋質切音佚　超也縱也隱也遁也放也

○紀談曰昔人謂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又有充隱通隱仕隱朝隱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子陵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伯夷太公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殊恒人方朔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劉遺民是也他如皇甫希之人稱充隱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人稱朝隱　○桓玄篡立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謂之充隱　○晁文元公詩云禪門有通隱喧寂其亡機蓋出處一貫乃通隱也

真隱　宋晁文元公云隱者亦有釣聲華希寵利若能名迹俱隱乃為真隱乃云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又云禪師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

大隱 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

高隱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品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品

蜘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嘆曰仕宦為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幽人 易履九二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凡人馳于名利皆由自無主張若不為世網所攖坦坦自適勿蹈危机此惟有幽閒淡泊之心者乃能之故胞有成德富貴利達不能乱其心也）

高尚 易蠱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晉桓溫表曰大樸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也

飛遯 易遯上九曰肥遯無不利注云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潛確類書云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

相似後世因譌為肥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啓曰飛遯離俗張衡思玄賦曰利
飛遯以保名

丘園　易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朱子曰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注疏云物相映之謂賁賁文也飾也丘園山林鄙野之象也束帛礼質之物戔戔菲薄也

考槃　詩經衛風篇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注云考成也槃槃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

棲遲衡門　詩經陳風篇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注曰衡門橫木為門也淺陋之貌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　○漢班嗣云莊周者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能奸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足易其樂

白駒空谷　詩經小雅白駒篇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注云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

眷戀松雲　南史云宗測答豫章王嶷書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恋松雲輕迷人路

幽栖山澤　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稽既豐山水江左嘉遯並多居之季世慕

榮幽栖者寡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
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皇亦激貪厲競

隱淪　桓譚新論云天下神人一曰神仙二曰隱淪謝靈運詩云旣往隱淪客亦栖肥遯賢

沉冥　世說云阮裕居會稽剡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王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
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洗耳　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欲讓位於
許由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
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曹植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
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皇甫謐高士傳云

許由字武仲堯聞其賢欲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頴水之濱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我我惡聞其聲是以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挂瓢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掬水飲之人憐其貧遺以一瓢與之操飲飲訖挂瓢樹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煩仍棄其瓢而飲陸機曰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盻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鑿坏　魯君聞顔闔賢佳聘之闔鑿坏以遁　坏音丕屋之後墻也

踰垣　段干木治清節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待以客礼

過廬則式　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窮居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曳尾塗中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焉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淮陽一老 漢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在徵聘之中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四皓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避秦無道隱入商洛山

泉石烟霞 唐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孤雲自飛 南康傳云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處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

躡屩鍾阿 齊書云何點隱居東離門常躡草屩于鍾山之阿豫章王命駕造門

點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王酒鎗以通意焉

潛光九皐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拔俗之操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之遺以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故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能籠哉

竹中高士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仲蔚蓬蒿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惟閑一行徑江淹詩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山中宰相　陶景弘止于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梁武數徵之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每有征討大事輒先

咨訪時謂山中宰相
山中隱侯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
白衣尚書　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是令臣得為偃
息之民詔以祿終其身號為白衣尚書
少室山人　唐李渤字濬之隱居少室山以右拾遺召上書不拜　○唐韓愈寄盧仝
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蘇門隱者　阮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
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三皇五帝之義蘇門先生曾不之盼籍乃嘐然長嘯韵響寥亮先
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還半嶺許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
先生之論以寄所懷以上出魏氏春秋又世說云阮步兵嘯聞百步蘇門山中忽有

真人樵伐者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因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上陳黄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復敘棲神導氣之術皆凝矚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而退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長空唳鶴峭壁啼猿響傳空谷顧看乃向人嘯也按此人姓孫名登字公和者

漆園傲吏　漆園城在東明縣東十里裕州屯前即莊周為吏處城内有莊周墓墓前有廟縣誌名謂漆園吏隱為東明十二景之一郭景純詩云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明邑人進士張尚友詩云覲字蕭條半已隤人傳傲吏此為臺臺前蝴蝶翩翩舞疑向當年夢裡來又邑孝廉李騰驤詩曾寄逍遙物外情蘧然化蝶有餘情風塵不到莊生夢浪得人間傲吏名

枕石漱流　孫楚字子荊年少時語王武子名濟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清風皓月　南史云謝譓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露壑風湍　顧雲嵩山隱居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壑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

綠葵紫蓼　齊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後應詔出為海鹽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

茂松清泉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桂山篁渚　隱逸傳云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潤清潭翻成麗矚

賣卜　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嘗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賣藥　韓康字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逃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江淹詩云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何荏苒曷用苦心魂

縱鶴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則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以鶴爲客至之驗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

鳴蛙　孔稚圭字德璋風韻清疏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一片野心　陳摶號希夷先生居華山宋太祖召之陳謝表曰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

山中白雲　陶景弘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

耕雲釣月　宋管師復龍泉人從胡瑗遊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丹崖青壁　晋宋纖少有遠操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垂釣　東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光武少與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因論舊共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曰朕與故人子陵共卧耳授職不屈歸耕富春山中後人名其處為嚴灘

種瓜　邵平廣陵人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東門世謂東陵瓜

採薇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堅節餓死民到於今稱之

逋客徵君　逋客避世之隱士也北山移文清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〇又隱者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巢由之下若首陽餓夫嚴灘釣叟尚矣餘如徐孺子及近時吳草廬者亦其流亞乎荀卿云志意修則輕富貴道德重則藐王公嚴君平云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此言雖過激然令攖塵逐網之士欣然有味其言無異炎日沸湯之中而息之美蔭沃以清流也故趣深負戴可以桎梏簪組魂往隱淪可以荊棘鍾鼎誠借五丘之鴻暨昜箕潁之高風持三傑之駿伐貸綺皓之雅操則渠有鑿坏而遁蹈海而往耳章丘故多逋顯之流獨山林一節尚覺寥寥最後得應復穆賓兩處士皆宋南渡以前人跡其始末余不知桐江鹿皮何似然絶跡巖廊甘心丘壑亦庶幾枕流漱石飡菊衣荷可以追北山終南之嘲矣書之以為高尚者倡 章丘志

昔子長傳伯夷每咨嗟嘆息於許由豈非以首陽之逸猶有所逃而洗耳者則真逸乎是以漢陰遺叟竟忘寥廓河上玄蹤不躡風塵求斯人於尚通之世豈得多哉 廣平志

劉子曰士之所謂隱者譬諸窮岩曲岫之梓傑生於積石類貫青山根蟠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硊麒麟戲其下鵷鷺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刃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采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

莊子曰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習鑿齒曰夫香芬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

楊誠齋曰足不跡公卿之門而道高名不譽大夫之口而望重萬乘不能屈其節五鼎不能改

其樂吾知其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高尚勿移為不可及已也

高士傳曰魯連之智辭封而不進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尉杜門於西秦

又曰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閒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

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内宅不彌畝而志冥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此真隱也出太守陰澹嘆索襲僕

鶴林玉露曰時為出山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則月印前溪矣

陳止齋慨隱曰天人皆喜范蠡高舉穆生輕去為見幾之君子然士而至於以遯其君為賢屑然不以事務存心為得計彼亦何等時耶留侯辟穀於韓信彭越陳豨黥布葅醢之日二疏出關於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 騈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夫張良廣受不得與周公畢

榮之列不足恨也高祖宣帝之賢而獨與烏喙之越同科不能自齒於設醴之楚可惜也哉

孔德璋借山靈之意作北山移文以譏周彥倫僞隱曰世又有隽俗之士假容於江皐乃攖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淒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如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使其高標孤映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是帚名於隱隱之下也安可與享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帶先貞而後黷者同類而共稍哉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凉風輸我北窓一枕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何以消上天之清風明月酒盞詩筒何以謝人世之覆雨翻雲閉門高枕　屠緯真句

○黃魯直與秦少章曰思欲弄舟風烟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更作塵土自纏縛也

○方遜志與鄭叔度曰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

○蘇子瞻曰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艸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

汪南溟與王百穀曰雅思買路儘覓既不容吾廁足則丹丘石室當不逐客將與山靈結一段清緣日向萬卷中作五色蠹魚三食神仙字所謂生無一日歡死有千古業者弟試圖之

王弇州與石拱辰曰不佞近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他日抱甕其間不失作老圃亦置金石古文萬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之而逃焉不失作老衲子足矣

沈懋學曰敬亭之薇海味頗甘宛水之稗風波不惡僕將樂此終身矣足下有意乎當訪我於古松流水之間

陳眉公曰樵海先生生平不知朱門何物日偃卧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平生

袁中郎與蘇潛夫曰弟此一條懶筋真難接夫弟豈以靜退為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為高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秦安答王商曰僕得曝背手隴畝之中安身為樂無憂為福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

文文山與繆知府曰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以為公私撓獨
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天惠仁僕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各適
其適則 祥 受賜多矣

又謝章僉書啟云一壑白雲對啼鳥而俯仰十年流水忘夢鹿之去來

吳明卿曰久居樊籠乍得脫性益疎縱望城市如鳥避烟見衣冠如鹿蹈阱秋氣
早清當獨造西湖禪林期握手半日
又曰三十年孟浪精神近稍收拾蒸栗煨
芋一窮清僻之樂世事不復相關

王倖答葉攀日曰數年林卧漁牧為群蟄鳥寒蟬僅存喉舌雖齊年吾丈而齒髮

漸凋少年躍馬揮戈之氣摧剝殆盡披緑簑釣五湖一棹三畝老吾餘生親友促駕者固廹付之一笑耳

○陳眉公柬沈懷槎吏部曰弟五十矣築壙九峯世懷多絶每當花香月白之時策蹇刺舟往来空青頳碧間便可畢世兹且大浸稽天無復着我嘯歌處日杜門束肚手一編從蠹魚乞殘飽耳

○袁中郎與何客部曰扶杖而出借數衲往玉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葉身若豎銅飲嵐卧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吏蹤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麋同駭而去

○毛仲章與王百穀曰永日抱痾伏枕空林中惟有蟬聲松影一破寥寂

○林警庸曰官還諸朝身還諸我命還諸造化公議還諸天下一無所得有何所失飽

飯安行即有餘日伸脚長眠即有餘夜屋裡青山即有餘景葉上羲皇即有餘人

○袁中郎與社中兄弟曰吾兄弟俱老矣當〻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非世俗之樂但胸中曠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艸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

○元次山曰雲山棄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傫然能自全順時而老

○袁中郎曰泉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壹觴簡代舍此無可閒懷

○葛洪曰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内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帯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鶯之聒耳

○又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

必青紫之薫乎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
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之是則深矣何必江淮而河海乎四德苟備雖室
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潘尼曰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
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
之宇否則淪乎渾溟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變其守死生不能易
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位為埃塵治其内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

晉使曰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棄彼華榮則俯輕爵祿
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

憶昔童時從先大人西郊縱步三里抵茂林脩竹谿深水靜得先生之居謁拜先生數幸

侍側款聞謦欬之餘獨媿顓蒙未有知識但見先生雲巾鳧舄羽服藜杖身晦於林
泉之間望之如神仙中人真古所謂隱逸者也

○東家老宋時人也姓沈名思字持正湖州隱君子也隱於東林故號東家老能釀十
八仙白酒熙寧中僊人呂洞賓祖師至其家題以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
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

○呂祖諱嵒別號無心昌老

隱者說

李贄

時隱者時當隱而隱所謂邦無道則隱是也此其人固有保身之哲矣然而稍有志者亦能之未足為難也若夫身隱者以隱為事不論時世是也此其人蓋若有數等焉有志在長林豐草惡囂就寂而隱者有嬾散不耐煩不能事生產作業而其勢不得不隱者以此而隱又何取於隱也不有志在神仙願棄人世如陶弘景輩者乎身遊物外心切救民如魯連子者乎志趣超絕不屈一人之下如莊周陶潛邵雍陳摶數公者乎蓋身雖隱而心實未嘗隱也此其隱蓋高矣然猶未大也必如阮嗣宗等始為身心俱隱無得而稱焉嗟夫東方生其人也彼阮公雖大猶有逃名之累尚未離乎隱之迹也吾謂阮公雖欲為東方馮道之事而不能若馮公則真無所不可者矣

隱逸傳

沈約 字休文

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推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値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去何難之有哉

送薛處士序 删

杜牧之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我輩居則問學仕則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說出處士一段名義。使妄被此名者愧死。筆墨之嚴。不啻斧鉞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精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又以其為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潦為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埞（集作埏）甓（集作珽）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五斗先生傳

王績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而寢矣醒

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語言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常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眷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五柳先生傳并贊

晉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有客叩門半掃階前紅葉無人問字細聽枝上黃鸝此間中快活情况可譜入此傳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

來往晨則畢至帳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無恒変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謟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韵遣愈爲之序云

孫月峰曰此篇純是叙事體都借他人口中說出氣格絕奇

鍾伯敬曰通篇只含相與有成四字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其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儌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遯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張鶚曰蘇東坡云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

送王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庭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孫月峯曰只從醉鄉記三字生發出一篇議論此亦無中生有之法

茅鹿門曰轉掉如弄蛇如興雲揔不過無聊之感借酒上簸弄

亦陶集序

徐渭 文長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為生時負奇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較馳騁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鍔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為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葭蘆之似竹也豈校其條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之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葭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為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真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謂之亦陶也亦宜

上帝勅陶淵明為桃源洞君詔

詔曰朕維仙凡霄壤庶倭雲泥特設桃源渡凡夫之捷徑弘施寶筏作庶士之津梁茲爾晉處士陶潛獨清獨醒不甘心事二君一食一瓢自媿身糜五斗耿介清風忠貞皎日勅為桃源洞主爾妻姜氏食勤作苦相夫子以正家樂道安貧效唱隨而靖節齊眉佳偶接與同調勅為桃源洞君受事之後恪恭厥職花落花開変盡世人面孔水流水止滌清大衆心苗毋使怠荒自貽隕越慎之慎之故勅

隱士供

某性躭山水酷愛琴書等富貴如浮雲視功名於流水一觴一咏何樂何憂興廢存亡付之一瞬豈歎得失瞠乎若忘貧雖居六極之一而閒實為生平之安山蔬水藻菊皃松姿某自樂此他匪所知世有一種托意遯榮比求進之心更切昔人所以有北山移

文之誚終南捷徑之譏也

柳妖言 出龍子猶情史

世之急功名者何限攘攘營營爭枝西樹孰無夢松之思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披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栢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此者乎若夫託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逍遥于塢之地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浮雲不足以喻其閒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久享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

即當潛名淵埜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求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綫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塵于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淄于不染上縱華野之孤犂春田清露下續桐江之

一綫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繞于松枝攎弄沫頭之
笛且心飛于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
將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喘慕紫薇之臺閣肩摙黄棘之門墻韁鎖情懷桎梏手足
以自取辱哉

董其昌論山居樂趣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
林豊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麦飯欣然一飽弄
筆窓間隨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画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學玉露一
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谿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説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数時相與
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变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

兩兩来歸而月印前谿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絶然知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騖於聲利之塲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中之妙耶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羅大經鶴林玉露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悟政恐纓緌之流以為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来十餘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欲以貽貴人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為拈出所謂一日清福

上帝所勒吾輩不可不知足為達者笑也

筆洞山人對客

徐奮鵬

予素有卑薄富貴功名之心往往為豪客所鄙客問曰功名可以澤天下傳後世視湮沒於荒崖蔓草之中不相萬萬乎答曰世但是求富貴耳安言功名功必如伊周乃可言功名必如韓范乃可言名其乎以功名為不朽盛事乎漢之雲臺烟閣詎不燿燦于當年而易世之後安在迄今惟有富春山一片磯石耳唐房杜諸人果有靈作何處駕而道原佛骨等篇恒天壤猶存焉是孰得而孰失也客曰君不求功名然則舉業文字將不為無用之物耶答曰舉業文字固無用也然又不善用舉業文字也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不登榜萬世之所傳者果登榜之詩賦乎亦李杜之詩賦乎宋范文正公千鎮鑑衡之文見賞于富鄭公而其所傳者則岳陽樓記嚴先生祠堂記二篇非其場中金在鎔賦也宋晦庵先生僅〻

掛榜末當時惟羨前擢者為飛兎絶海而姓字奄奄附驥者乃集諸儒之大成
而山斗百代者竟屬之即是而觀其所為不泯者安屬乎萌愧幽潛中於獨諸未能
有得耶果其有所得也則又烏見夫赫蹏之士不可以作金鏤玉版之光也則又烏見夫
亂之甲蠹之足不重於螭石蜺柱也則又烏知夫雲藍側理不華於銅柱鐵券之森麗
也則又烏知夫嵒章壁篆不與殿前摩空賦聲口彝響音也則又烏知夫癯叟病曲辰
之不榮於紫闥黃綬也則又烏知夫寒山之石不為章於宇宙之間也則又烏知夫大壽縣
高牙招摇都邑而藜杖芒鞵之為賤也則又烏知夫錦衣肉食夸示榮觀而茹草懸
鶉者之不可以千古也客曰然則君以高隱為大得志也夫答曰隱居特遇之不得也非
志之不得也乎嘗笑孟軻氏之言既以窮不失義為士得己焉而下引古人又何以窮為不
得志也夫能修其身以見於世何不得志之有客曰予想君以著書為得志矣然必

其書之可傳也方見其志之得也而君能必其可傳乎答曰不敢自信也焉能自必也揚子
雲之玄也（太玄經）公孫龍子之白也（公孫弘集諸儒論經傳名白虎通）予不能也南華之放也（莊子著）西竺之誕也（佛氏經典）鄭圃之詭也予不敢也
兔園冊之鄙也（梁孝王）敬蔞園之橢也予不屑也東萊之議也（呂祖謙博議）西山之演也（真得秀大學演義）濂溪之極也（周敦頤太極圖）涑
水之格也（司馬光有稽古格言錄）關中之秘也河南之醇也（二程）予不逮也第紫陽書院（朱文公）吾所借牖而開軒也觀蓮
亭中吾所棲神而託宅也韓之藥（昌黎）吾所曉而對也董之帷（仲舒）吾所朝而揖也孟之隣
吾所擾而資也顏之巷吾所安而處也曾之薪室吾所愛而無毀傷也泰山之梁
木吾所托蔭而朝夕遊焉者也泗濱之千紅萬紫吾所尋而欄杖東風而總收
焉者也如是焉是吾志也尚恐未逮也至於書之可傳與否也吾以聽之後世焉爾
矣客曰既不能必其書之可傳也何必苦心於著述也答曰予肩不能戴斤兩目不能
籌量錢帛為人習貿遷手足不能胼胝於田畝以事東作南訛之務智辯不足以

鮮禁息爭排大難之衝以令閭閻安堵巧力不足以運斤冶鐵以益利於生民而處食
天地間之粒空眠天地間之衣造物者必以予為不祥之人予懼造物之不祥我也是
以每日則思一日之所食者幾何而事之所為者幾何果事與食稱則心安用是故不
敢忽忽悠悠以負此衣食我之天地故日於經書卷籍內以寄此精力冀有一二語
或可以開滌人心扶持世教則予志慰耳客曰著述以開滌人心扶持世教志則善矣
恐不知者則以予徒務為名也答曰予每見天下高人哲士妙會神解處則此衷有躍躍
共鳴之思見天下腐儒稗生或錮於舊聞或溺於俗見則恨不得一為之掃闢而合
悟焉此予之耿耿此衷可對天地日星吾盡吾心又何恤人之知不知哉

赫蹏 下古蹄字○赫蹏紙名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素紙令赤而書之○應劭曰薄小紙也

襭 胡結切音纈擷同音以衣袵野物而扱之於帶間也詩周南云薄言采之薄言襭之

南訛 下吾禾切音囮化也○南火友於時為夏南訛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書經堯典曰平秩南訛

吉休自述序

章鏊

余髫年應童子試受知於秀水曹秋岳公之門為識學博士弟子員雖不敢言取青紫如拾芥而昂昂上達之志自負不小柰命薄不辰黃卷徒勞朱衣不點齎志牖下作書中蠹魚坎壈瑣僂將素胞修名立志之氣浸浸乎赧於自問矣噫嘻予果祿祿者與志非祿祿限於命之所拘乃不能超拔於祿祿之流棘闈鏖戰尚敢視不勝猶勝哉爰效伯手之絃并易王良之轍赴銓部考貢選之職詮品經歷限結讀書之期望非得已也愛我者笑之謂含鄧庸之途而側出異徑輕當世羞士林也予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功業之前程亦無定嚮吾知之稔矣癸亥如月序名掣選除授豫省弘農五府愛我者羨之謂豫隸八郡五列南疆三居北界合彰衛懷概曰河南者統河之南

而漸於北所以經絡形勢交會[拱]𡸣作京師之股肱古所稱上游膏腴之國
也苂叢一郡正當天下之中測景臺在焉周召二南感孚之化漢唐兩
朝阜殖之風嵩高維嶽之靈爽猶存弗泯誠縟文備物之鄉而他府不敢
望者更郟鄏北障伊闕南排瀍澗洛汭環流繞帶蘇子云洛陽古多士
風俗猶爾雅幅幀名勝公其將深有所得乎予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吾知之
稔矣䄜寅中澣三日御命抵任至之日督見孤貧數十輩進叩頷賞而出其
他鄉耆甲地里民無一謁者意以是我坎壈瑣僂故爾媟嫚胥役僉以管轄
疎隔稟答予笑之曰位固在下尚未不獲乎上民即不可得而治耶迨披
閱郡邑之乘諮詢風土之宜則自逆闖蹂躪之後地畝荒殘人民凋落已非
往昔千紅萬紫春花似錦之洛陽茲首領一官經不由經歷無所歷黃堂

贊政之名虛附而已矣雖然臣之事君也職無大小均以致身為能仕之從政也理有是非要以持衡為準襄因主明忠能表正旨暢勵所行皆可獲效故人之心力適分可以自盡託言卑栖遲而不盡者特不肯盡耳予七載斯土雖身處下僚不關一郡之重輕然公爾忘私鞠躬盡瘁櫛風沐雨靡懈王事之賢勞剝膚剜瘠罔惜破家而賠累仕途奔逐榮境難逢宦海浮沉迷津誰指愛我者生憐予因自知分定也庚午夾鍾八日亡室週忌而薦饗之裳衣虛設声容莫聞悲惋過傷痛害疾作因抱尸禄負餗之惧遂陳疚懷乞免之情摛文而上焉愛我者阻之謂一命之榮得之甚難片言之進罷之最易恐高尚之志未舒而追悔之心継起聽止為當予曰吾知之稔矣涉世經務貴乎合道之宜處已來安端在引身於是宜與不宜是與

不是中有分寸人莫知之而已莫不知也人即知之見聞容有未盡終未若在己之知井籍見聞莫不真且切也予所謂知之稔者果懸虛紕繆之臆說哉蓋於命而知之於時而知之於才能之譾陋而了然知之者也氣數窮通命為主宰不可以人力勝而機巧乘也欲冨惡貧雖人情哉然命有所定而貴賤盈縮之遭遇均莫出乎範圍苟背命而妄肆希求吾未知所棄奮矣聖人云不知命無以為人吾何敢不知命若夫時者陰陽消長之期天之運也天以時而成序人依時而校耳即蕃庶物類亦俱得時而長時之義大矣是以亞聖考時而濟可君子隨時而處中俊傑識時而興明良待時而動自古名賢鉅卿出身經世必妙於因物者始能成物善於乘時者方克救時予莫抱與時偕行之德豈宜謬圖一旦之僥倖乎約情事使合於中吾何敢不知

時秀東五行原有與生俱來之宿慧性猛萬有必無因人成事之通儒凡綱維
世道者皆質有其內爍然明備應接而靡窮焉予俯躬自分智不足以
參微學未能以博物設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有濟於世誠靦然
不自量也功名可艷骨相弗顯於功名富貴可懷環堵難當夫富貴壽
與年并病隨衰及天家之爵祿非老憊可虛靡也吾何敢不知退即今藹然
行李弗獲周旋家室遄歸頃有難色予以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之
語寬釋之使從我之癡愚亦知天壤間光霽流峙足供娛賞無處非逍遙
樂境也愛我者又謂君知止而歸矣定靜而安矣曠懷可適矣佳興雅趣應
不必矣倘徉山水嘯傲烟霞觴聚酬歌自喜矍鑠如壯盛時決不耐作愁
顰抱疴之狀倘有詩而問者處後之辭能得否予曰亂號霆怒天震不

測之威僕痛焉瘏人吁非意之変當今
天子仁聖垂恤臣民篤摯溥博斷不忍在告病員散其長眠床第禁觞步履
之健必俟瀕危易簀方許啓手足也予輿氏有言昔者病今日愈如之何不
弔則予病後之遊行可踵而效之矣惟是奮短翮而覬飛翔之用尟善後之
圖者比〻焉予獨以坎壈瑣僂之夫乞身言旋井蹄涔之伏而不飲鬱於心雖
未敢與達觀遺世者爭天隱乃不昧自知之明較彼戀棧之儔寧無異同之
辯緣提筆自述以質諸始終之愛我者

告休自述序 其二

章 鋆

世有藏修待用之士一旦起家而登仕籍奮發英華誠行義達道之事也然權輿之雄圖觀厥成於斯矣更有班爵在位之臣一旦解組家居樂與泉石為侶固明哲保身之事也然究竟之知止求厥寧於斯矣勵所發端慎夫結束務先聽後之徽徹則出處進退定向之機確乎不惑焉故去就雖有二途仕隱原無兩道如應就而就宜矣若應就而不就其可乎應去而去宜矣若應去而不去其可乎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鍾毓人才以供一代之用設謬堅潔身不仕之僻戢影韜光不涉世轍雖云高風絕塵揆諸有道則是之義不無沽名抗志攖無君忘傲之非也良楛之品格不齊知愚之器識亦異載萬石於舴艋之舟傾覆危亡之患可立而見也相彼碌碌

之流亞依阿濡戀名義不立而獵美官雖榮金曳玉炫耀冠裳淺
秉無經世之才尸祿有竊位之誚指唾交聚朝野爲之不齒辱亦甚矣
攃譜是幾恬退之貞不無希榮向茂冒虗攤負慝之非也處世須行其
是省躬務絕其非知非不檢過愆罪何剕出處進退之大經乎予以昭陽大
淵之歲奮徵起陋赴選天曹除授弘農五府出都之日設祖歌驪者信予
素獲之徑介莫梟之滃人舉以利是揚眉相期許予惟盡潔在我愛憎由
人握寸心以調萬宜多有納鑿不入之悵得意之遇合談何容易哉樽酒
正歡倌人速駕衆笑之曰眈眈征夫毋懷靡及初入仕途即不遑啓處矣
君其着鞭莫虗渠勤勞之意遂挾離情而載馳焉保陽嵩邇帝京凡
登歐途者莫不欲凭眺金臺以盡臨觀之美奈勝概湮沒弔古者徒深

陵谷变遷之慨惟史傳事功垂著不朽因思請自隗始之言傾動當時艷羨
後世設在今日喜起之盛四方明良奮臂而前者應不僅一樂毅後之艷羨
更何如其極矛取次常山道上聞趙州栢林古刹有唐王維畫水高揭寺壁
予往觀之天機所到超絶入化真通神佳手也三宿至建平親知郊迎稚子門候牽
衣舞袂歡涌停驂滂風塵之澒洞而息焉建平係戰國趙襄都會之區今郡
名順德邢臺其附郭邑也予僑寓於此鎮予教身謹行無念不恭茲奉非治水之
亟命何庸過門不入乃經理盈旬即比敵南向來逞之胥役亦趦趄而至矣
道經邯鄲進叩盧生詢開眼之夢今已醒否雖偃卧不應定笑予勞形也
駐馬泥溝驛謁予貢祠細讀豊碑譔述大賢德業愽雅親切有味文人
之筆克與世相終始寔其然乎問津漳水特諳銅雀臺故蹟舟人以沉没

有年巨浸茫々知傾何所為答噫嘻古今興廢之端動人感嘆者寧止此一臺
也歟趨歷鄴川由衛原覃懷直抵黃河之岸禮祀大王之廟以肅虔踴觀九曲之
瀾以豁目逝者如斯聖人之言引人無盡涯北分疆孟縣即古河陽潘岳種花滿
縣之所瀕河南岸界屬孟津乃武王興師諸侯會合之處沿東五里村名叩馬
夷齊之廟在焉廉頑立懦之風悠々千古矣津邑舊在渡口遺址猶存若河漲
之患西遷二十里建城麗治用以固圍金湯求利哉循西南孔道緣大坡而上
即洛陽境立馬北邙之巔昂首四望天中形勝層々圖画盡收目中也紀予涖
任之辰則在雍實中澣之三日七載於茲委贄忘身勿欺可信誠無非至義不
虛存寄無當世之責長懷憂世之心位非親民之官每殷保民之懼雖志然哉
迂拙甚矣生迂於性又拙於官媢骨全銷更不習謟諛而希貴人意旨是以繁難賠

累之差遣專委無間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即至肝腦塗地莫邀矜恤之
仁斯情不尤若予傳云仕非為貧而有時乎為貧升斗之祿正所仰給養廉以
免患貧者也嗟予之俸則和抵荒粮已成爲有為貧而仕仕復不能免於貧爲在
其為仕焉且仕賴知己之推薦而從違予孤立無憑依推薦何由得及坐困久
淹勢所宜也困淹既宜終成棄絕之物更爲在其為仕焉從來潔行以持身者
無污名之辱究理而長慮者趨從事之嗟自幸不韋於流俗之蕪穢何妨開
曠達之觀以自疏擢於濁淖之中引身而求退哉夫引身之退亦多端矣
或潔己自安不丼頻壓望拜以爭鼠肝蟲臂之獲併不樂於奔競僥倖
之闇亮節為人所嫉仕多坎壈澹然而引退者有之或菽水乏定省之多
男不忍貪祿位之膴割情而違孝養祈父之詩哀鳴於上眷然不釋而引

退者有之或侈張夸毗虛飾聲聞追就列臣躋東手得為之地幾為事業勿克大顯於世徵諸性分不能取合於時自視欿然蒙恥而引退者亦有之他如疢疾操處而全生垂暮龍鍾而乞餐以病引退以老引退者莫不有之然克己者復禮之徵克孝者全忠之效克讓者不伐善者躬行知恥之資雖同一鮮組皆借潛德之境以備有為之才者也若夫憂生採薪卧理無措諱不思退者是殉欲而病憊也景入桑榆朽殘不振急不思退者是溺利而貪得也身以德榮官以德懋厥德井藏而綬纍纍寧不笑匏瓜之繫哉學不通變則愚進不知止則陋上下之交獲悅於始無以饜意於終則危愚與陋取辱之道也而況危乎則予之引身求罷豈果窮愁厭苦而為之歟抑用不究於當世而為之歟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何有於辱

誠自審無能且病且老應去而去為之者也快矣哉凡前所經見之名勝與見
而未記之名勝不又將曁〻入吾目耶詩曰于時言〻于時語〻暢所未盡說貴
詳而非必取約因再筆備述之以續前序遺漏之補